

2000年度

最佳小说作品集

中篇小说卷

上

FIRST-RANK

第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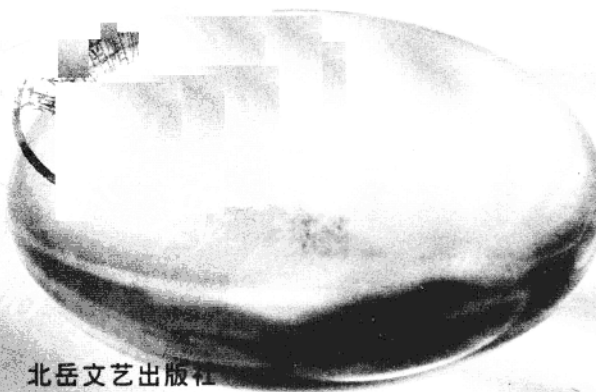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0年度

最佳小说作品集

中篇小说卷

上



北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晓东

封面设计:何之舟

2000 年度最佳小说作品集

(中篇小说卷)上

刘勇辉 吕小禾 选编

*

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美术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字数:424千字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

ISBN 7-5378-1918-1

I·1878 定价:24.00元

目 录

- 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 李 唯(1)
- 不要问我..... 东 西(62)
- 芳心一片..... 张 旻(119)
- 卖官..... 田东照(161)
- 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 何 颖(209)
- 孪生..... 刁 斗(257)
- 花样年月..... 莫怀戚(320)
- 女囚..... 陈劲松(382)
- 飘雪..... 祁 智(416)
- 男人其实很简单..... 李肇正(455)
- 一个手指捅破的梦..... 赵 凝(488)

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

李 唯

坏分子张守信(以下简称老张),和坏分子李朴(以下简称老李),是一起去嫖娼被我公安派出所抓获的,两人都系党员干部。随后单位也对其进行了处理,定性为坏分子。

老张和老李是下午一起坐火车到这个城市来出差开会的,住进一家名叫“世纪酒店”实际却是像澡堂子一样的小旅馆。来这里之前,老张和老李早就听说过这个南方的城市满街都是鸡,公开拉客,嫖娼就像喝豆浆一样随便,这使他们暗暗向往已久。在旅馆刚住下,老张和老李就迫不及待地地上街去瞧。瞧过之后,发现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拉客的倒是有,但都是拉你去住旅馆或者是兜售倒卖火车票的,还有拉住老张和老李要给他们擦皮鞋的。也有穿着像唱京剧的厚底靴和刚刚能遮住臀部的小皮裙子行迹像鸡的小姐不时在街上飘过,老张和老李就使劲盯着她们看,但她们并不来拉老张和老李,也没有去拉别人。这使老张和老李暗暗有些失望,同时都涌起一些像被欺骗了感情的恼怒来。老张说:“扯他妈淡哩!现在什么都是假冒伪劣,连这事都假冒伪劣骗人!我说嘛,社会主义国家还能像美国一样可以在街上公开拉客?老李,走,走,回旅馆睡觉!真没劲!”

老李也气愤地说:“就是!可不就是胡扯淡嘛!在街上拉客警察能

不抓呀？走，回旅馆睡觉！太没劲了！”

老张和老李却谁也没能甘心回旅馆去睡觉。两人滞涩着脚步往回走，完全没有了刚从旅馆出来时的兴致勃勃和行色匆匆。走到街角，老张站下，看看老李，脸先像做贼一样地涨红了，不自然地说：“要不，老李，咱再……转转？”

老李脸也涨红了，也不自然地说：“转转就转转。”

于是两人又重新在街上转。这一转就转到了这座城市的夜灯充满诱惑亮起的傍晚时分，已经很不耐烦几乎要放弃寻芳的老李和老张转到了一条两边都是发廊的小街上，两人体内的血液顿时激动起来。小街上的景色像这座城市脱下了裙子，露出咸肉味的引诱。老张和老李看到小街两边的发廊一家挨一家像冰糖葫芦串似地，每家门前都依门站着一名或数名小姐，朝走过来的男人们一律洋溢着媚笑。而且果然就有上来拉客的，当然拉客的理由是请人进去洗头和按摩，但老张和老李早已听人说过这就是邀请你进去性交的同义词。有一个长着一张向日葵一样的大圆脸的小姐上来就先拉住了老张，然后左手又扯住了老李，要拽他们进去。老张反而像电打了似地，惊慌失措地叫起来：“干什么？干什么！”紧跟着老李也紧张地叫起来：“干什么？你干什么？！”老张还把小姐伸过来的手使劲打掉。“向日葵”却笑嘻嘻地说：“你们说干什么？你们不知道干什么跑到这儿来干什么？”老张和老李被问得一愣，接着都暧昧地嘿嘿嘿地笑起来。老张红着脸结巴地说：“那，那，那，那我们两个人，那，那你才一个人……”老李脸也涨得通红，但他说了一句完整的囫囵话：“就是！我们不搞三位一体的。”“向日葵”笑得像向日葵迎着太阳绽放，说：“啊呀，小姐有的是嘛！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四川的、湖南的、江西的、河南的，还有新疆的哩，哪儿的小姐都有，祖国山河一片红，来来，进来！”说着又来拉老张和老李。老张又紧张了，又结巴地说：“我，我，我，我们再看看。”老李也说：“是，是，我们再看看，再看看！”两人甩下“向日葵”慌张地向前走。“向日葵”不高兴了，在他们身后说：“看什么呀，还不都一样，灯一黑，都是杨贵纪！”

老张和老李顺着小街向前走。两边的小姐依红偎翠，在朦胧的灯光

下,老张和老李看过去都像画片儿似地,美貌得很。突然老张站下了,指着左前方一家发廊靠门站着嗑瓜子的一个小姐,对老李说:“老李,你看那个像不像郝嘉玲?”老李望过去,说:“真是有点像郝嘉玲!”老李一望之下,突然又指着旁边的一个,对老张说:“老张,你看旁边的那个像不像马红?”老张细一看,说:“真是有点像马红哟!脸像,身材也像!就是嘴有点不太像。”马红和郝嘉玲都是老张和老李他们单位的打字员,公认是单位里最漂亮的两个姑娘。马红和郝嘉玲平时见了老张和老李这些在单位里没多少地位的中老年男人连理都不爱搭理的,骄傲得很。老张和老李平时见马红和郝嘉玲,也就跟看电视看那些影视明星一样,觉得是跟自己的生活十分遥远的风景,可望而不可及,于是也根本没敢动过什么心思。老张和老李一想到今天晚上如果花点钱,就能把“马红”和“郝嘉玲”当老婆一样的使用,心里顿时都异样的兴奋不已。老张和老李都嘿嘿地笑起来。老张问老李:“老李你笑什么?”老李说:“没笑什么。”然后又问老张:“那你笑什么?”老张也说:“没笑什么。”

接着老张就不笑了,沉默了好一会儿,咬着牙说:“老李,要不……咱们进去?”

老李也咬着牙说:“进去就进去!”

老张说:“谁不敢去谁是孙子?”

老李说:“谁不敢去谁是孙子!”

两人就一起向“马红”和“郝嘉玲”走去。走出七八步远,老张又站下了,脸又涨的通红,对老李说:“老李,要不……咱先去吃点饭?总得先吃点饭吧。先喝瓶啤酒?”

老李也涨红着脸说:“对,先吃点饭。喝点小酒。”

两人又返身朝小饭摊走去。两人都明白是想要喝点酒壮胆,但两人谁也不说破。

二

老张和老李是七八年一起分配到这个单位来的,那时候老张是小

张,老李是小李。小张是部队骑兵复员的,分到后勤科仓库当保管员;小李是单位职工子弟被招工,也分到后勤科,在电工班当维修电工。单位让两人住了同一间集体宿舍。

宿舍里还住着个老祁;说是老祁,也就二十八九岁,但在当时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小张和小李眼里已经很大了,所以小张和小李都叫他老祁。老祁是大学生,学中文的,开始小张和小李对老祁很尊重,因为老祁文化高,但后来两人就很看不惯老祁了。小张是部队骑兵战士,思想很朴实,小李的父母都是老工人,思想也很朴实,在小张和小李看来,老祁喜欢打扮,资产阶级思想。比如说老祁早上起来洗完脸后必然要抹雪花膏,还爱照镜子,而且老祁穿裤子经常是在玻璃杯里倒上滚烫的开水在裤子上熨出裤缝来才穿(当时没有熨斗),男人嘛,又是工人阶级,搞这么臭美干什么?另外小张和小李还觉得老祁这人挺“色”的,老祁经常就在晚上招一帮单位的小姑娘到宿舍来给她们讲小说故事,什么《安娜·卡列妮娜》,什么《巴黎圣母院》,什么《红字》,这都是些禁书,讲得小姑娘们眼泪汪汪五眉三道的。小张和小李觉得老祁已经结婚都有媳妇了,还这么跟女的来往,思想真是不好!

老祁后来越来越得寸进尺,公然向小张和小李宣传资产阶级流氓思想。有一次老祁跟小张和小李说:“你们发现没有,中国女人可以说根本没乳房!乳房当然是有的,但都藏在衣服里,又裹又扎的,想方设法给它裹平了,裹没有了,绝对不敢挺立起来。中国现在的女人还没有我们的老奶奶思想解放,还没有我们的老奶奶老祖宗敢漂亮,唐朝的女人穿衣服还敢露肩哩,还敢露出乳沟来哩,唐朝还有霓裳羽衣哩。文化大革命前有个舞蹈就叫霓裳羽衣舞,霓裳羽衣就是透明的轻纱,我们的老祖宗连这都敢穿!现在的中国女人穿衣服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的,颜色不是蓝就是灰,全都男性化了,这是中国社会总体审美的大倒退!”小张和小李听得目瞪口呆,“乳房”,这对他们是多么神秘连想起来都会脸红心跳的词儿,老祁这家伙说起来就像喝凉水一样的随便,老祁太流氓了!小李悄悄问小张:“啥叫乳沟?”小张也傻懵懵的,说:“不知道。”他们怎么也无法想象他们从没见过的乳房怎么还会有什么沟?难道女人

都要拿刀子在胸前割一道口子吗？

老祁说兴奋了，从他的衣柜里拿出一本藏匿的外国画报来，这是老祁上大学时同宿舍的一个法国留学生给他的，老祁翻开其中的一页让小张和小李看，说：“你们看看人家外国的女性有多漂亮！你们看，人家就敢展示自己的漂亮！”小张和小李凑上去一看，脑子里顿时“嗡”地一声，有几秒钟的时间脑子是一片空白，眼前像是蒙上了一层血雾，有一种因猛然受到刺激一下看不清东西的雾化的感觉。他俩看到是一片海滩，一个外国女人站在海滩上，胸前兜着两小块布，腿裆处兜着更小的一块布，其余就全是赤裸裸的肉了。许多年以后，小张和小李（那时已经是老张和老李了）才知道这种装扮叫做三点式泳装。老祁指着那外国女人的某一处地方，告诉小张和小李：“这就是乳沟。”小张和小李脑子又“嗡”地一下，仿佛看见了炸弹。

那一夜小张和小李都失眠了。早上起来在职工宿舍楼的盥洗室刷牙的时候，两人的脸色都是黄黄的。小李刷着牙，突然就很傻兮兮地笑起来，对小张说：“小张，昨晚，老祁……挺有意思的，是吧？”小张却铁青着脸，不作声，过了一会儿，小张大声地说道：“什么有意思！老祁是流氓反动派！”小张在部队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思想觉悟比小李高。小张这么一说小李顿时紧张起来，问小张怎么办？小张把刷牙缸一扔，对小李说：“走，上公安局！”

小张和小李就上公安局把老祁告了。在公安局，公安民警让两人描述一下那画报照片具体是什么样的，小张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也说不清楚，只是反复说：“总之是太流氓了！太反动了！”小李在小张情绪的感染下也很激动，也反复说：“总之是反动流氓得没办法说！”公安局也紧张起来，为了怕青年民警受到腐蚀，特地派出结过婚的老干警老同志来办这个案子。当在小张小李和老祁的宿舍里搜出那本画报的时候，虽然结过婚但从来没见过这玩艺儿的老干警老同志们也激动了：啊呀，确实是太流氓了，确实是太反动了，确实是流氓反动得没办法说了！公安局当时就拘捕了老祁，并且很快就以流氓罪判处老祁两年有期徒刑。

当准备收监服刑的老祁在公安局的押看下回宿舍来取他的行李的

时候,小张抱着治病救人的真诚态度对老祁说:“老祁,到了监狱好好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老祁却以怜悯地眼光看着小张和小李,说:“你们俩都被阉了,你们俩精神上都被阉了,你们俩是精神上的太监!”

小张和小李听不懂老祁的话。当老祁被押走后,小张说:“这个老祁,真反动!都判刑了,还拽词儿哩!”小李也说:“就是!还拽他妈狗屁的词儿!”

老祁走了,宿舍里就剩下小张和小李,两个人的世界是一片单纯的净土。不久,单位里的大姐们开始热心地给这两好孩子介绍对象。小李先谈上了一个,也是单位后勤科的,叫张桂兰。张桂兰是山区农村招工上来的,人也很朴实,招工进单位之前连火车都没见过。有一天晚上,小李神色慌张地回宿舍来,对小张说:“小张,坏了,我犯错误了,不知道张桂兰会不会怀孕!”

小张吓了一跳:“你干什么了?”

小李说:“我今天和张桂兰亲嘴了。”

小张松了一口气,断然地说:“亲嘴不会怀孕,这我知道!”

小李说:“我不光是亲嘴,我还——”

部队战士小张顿时真紧张起来,严肃地说:“小李你还干什么了?!你要是还没结婚就让女的怀孕了,你绝对是作风问题!我跟你说你这绝对是流氓行为!你别最后闹得跟老祁一样啊!”

小李着急地说:“不是!我啥也没干!我敢吗!?我就是,我就是,我怎么跟你说呢……”小李语无伦次说了半天,小张才听明白:小李今天是第一次和女人接吻,他很激动,紧紧抱着张桂兰,下身就有东西情不自禁流出来,把裤子都洒湿了,因为现在是夏天他穿的是单裤,他低头看见他单裤裆那儿明显洒湿了一块,而且还把张桂兰的裤子也沾湿了一点,也是在裆的附近,张桂兰穿的也是单裤。小李不知道张桂兰会不会怀孕,要是怀孕就完了!未婚先孕,单位知道了是一定要给处分的,说不定还要开除公职哩!

小张也傻了,他也不知道这会不会怀孕。他还不如小李呐,小李已

经和女人亲过嘴了，而他的对象，也就是他即将要与之亲嘴的女人，单位里的大姐还正在给他找哩！这事又不能去问人，一问就暴露了，影响多坏啊！让别人一听，好嘛，年轻人，不好好学习进步，整天跟女人亲嘴，下面还有脏东西流出来，多恶心呀！这一来小李是绝对不要再想入团了，入党更是这一辈子都不要想！小张和小李都没辙了，只有等待。两人商量好：如果张桂兰这个月不来例假了，那就是怀孕了，小李就马上向单位组织上写检查，小张作为哥儿们要帮着小李把检查写深刻，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

过了十几天，张桂兰来例假了，小李激动地哭了，仿佛是已经绝望地走到了悬崖边又被人拉了回来。小张提醒小李说：“这次没怀孕不等于下次这么做就不怀孕，这次说不定是侥幸呢？”小李是严重地心有余悸，说：“是啊，真他妈太悬了！”但小李又犯愁了，问小张：“那以后我和张桂兰再亲嘴怎么办？难道以后我们就再不能亲嘴了吗？”

小张想了想，说：“这样，以后你再亲嘴你就穿上棉裤，棉裤厚，流不到外面来。”

小李说：“这么热的天让我穿棉裤啊？！”

小张说：“那没办法，那你就不要亲嘴！”

小李想想，让他以后不要再和张桂兰亲嘴他是做不到的，亲嘴时让他冷静地控制情绪不再流泄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小李就只好同意再和张桂兰约会时穿上棉裤。为了保险起见，小李每次还在棉裤里塞上一条毛巾，增加了阻挡的厚度。小李以后又和张桂兰亲嘴无数次，时而也有东西泄出来，但棉裤外面是干燥的，张桂兰的例假也月月准时来到，避免了小李犯错误。

小张说：“多亏了穿棉裤啊！”

小李也说：“是啊，多亏了穿棉裤！”

三

老张和老李坐在小饭摊上喝啤酒。两人已经喝了六瓶多啤酒，都已

经微醺,但还是没喝出胆子来。老张边喝酒边偷偷瞅着不远处仍然站在门口磕瓜子的“郝嘉玲”,他看上“郝嘉玲”了,面前的一盘饺子他自始至终一个都没吃。老李笑老张:“老张,你是色大胆小。”老张不服地说:“谁说的?我怎么胆小了?”老李说:“那你去呀!”老张说:“去就去!”老张就站起来朝“郝嘉玲”走去。走了两步,老张就气泄了,又折回来重新坐下,对老李涎笑着说:“再喝两口,再喝两口,酒还没喝透哩。”老李只是笑,并不戳破老张。

磕瓜子的“郝嘉玲”和“马红”这时候注意到了老张和老李,她们凭经验一看就知道这两中年男人是雏儿,没干过这事,但又想干,正在那儿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哩。“郝嘉玲”和“马红”就扭啊扭地朝老张和老李走过来。“郝嘉玲”走过来后伸手就搂住了老张,像怕冷似地紧紧抱着老张挤在条凳上坐下。那边“马红”则干脆一屁股坐在老李的腿上,一根指头很媚地在老李脸上划呀划的,像给老李针灸。老张和老李脑子里又都“嗡”地一下,全身的血又都涌到脸上来,眼前又出现一片血雾迷朦的模糊。

“郝嘉玲”搂着老张说:“大哥,怎么喝酒也不请我们姐儿俩啊?”这边“马红”的指头也轻戳着老李说:“小气鬼!”

老张只是僵硬地笑着,说不出话来。老李则傻愣愣且结巴地冒出一句:“我,我,我们又不认识,凭啥要请你们喝酒?”

“郝嘉玲”和“马红”更加媚地笑起来,“郝嘉玲”掏出一张一百的钞票来拍在桌上,说:“那我们来猜谜语,谁输了谁就请客!”然后不等老张和老李表态,就说起来:“男人看女人洗澡,打一首流行歌的歌名,是什么?”老张和老李傻傻地说不出来。“马红”说:“是《雾里看花》!输了吧?”老张说:“操,是《雾里看花》呀!倒是听过这个歌。”“郝嘉玲”说:“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再猜一个,女人看男人洗澡,再打一首流行歌的歌名,是什么?”老张和老李更像个傻瓜似地大眼瞪小眼。“郝嘉玲”说:“是《好大一棵树》呀!”然后两个女人都疯了似地笑起来。

老张和老李一愣,接着也悟到了意思,也大笑起来。老李笑的眼角都溢了泪,连连说:“妈的,‘好大一棵树’,妈的,‘好大一棵树’……”老张

也笑得呵呵的，说：“你们这两个女娃啥都敢说呀！行，行，我们两个老爷儿们输了，来来，坐下一块喝酒！”

两个女人见挑逗成功，便想直接切入主题，马上做成生意。“郝嘉玲”拉着老张说：“喝酒有什么意思呀，走嘛，我给你去按摩按摩，比你喝茅台都有意思！”这边“马红”则干脆把老李拉起来，双手抱着老李的腰往前推着他走，说：“老公，走嘛，走嘛……”老李紧张地喝下去的酒都涌到了脸上，化作细密的汗珠顿时从额上渗出，他撑着身子使劲站下，回头看老张去不去，老张要是去他就去！老张则还是坐着，但一张脸已经紧张地憋成了紫色，眼皮都跳起来。“郝嘉玲”更加使劲地来拉老张，同时也“老公、老公”地叫，妩媚地像三月里的猫。老张终于像喘大气似地摇晃地站了起来。老李以为老张要去了，脚下也开始移动。老张晃了几下，却又坐下了，憋紫了脸结巴地说：“把，把，把这点酒喝完了……”老李顿时像已经准备去跳悬崖又让人拉了回来，莫名其妙地松了口气，也赶紧坐下，说：“对，对，把这点酒喝完了！”

老李明白老张是事到临头还是胆虚。他自己也是。

两个女人就等着他们把酒喝完。

四

老张和老李还是小张和小李的时候，小李就习惯听小张的，小张是部队复员的军人，又是党员，思想觉悟和见识都比小李高。

小李和张桂兰谈恋爱，谈了一段时间，小李不想跟张桂兰好了，想跟她吹。张桂兰人很老实，但老实得过份了，农村孩子进城，什么都是怯生生的。她跟小李上街，都是低着头溜街边走，小李若想拉她的手显得亲昵一些，她就吓得连脖子都红起来，死活不让小李拉。小李和她亲嘴，她每次都紧张地嘴唇紧闭眼睛紧闭，嘴唇僵硬的就像肌肉坏死了一样，小李亲着亲着，新鲜劲儿过去，就不想跟张桂兰亲了，觉得就像亲一块木头，一点情趣都没有。另外张桂兰也不太讲卫生，农村孩子在农村生活惯了，没城里人那些讲究；诸如张桂兰吃生黄瓜从来都是用衣襟擦擦就

吃,也不洗;指甲也不勤剪,指甲缝里都是黑的,一个女孩子指甲缝都是黑的你说让男人嫌不嫌弃?尤其张桂兰有时临时来了例假洒湿了裤子,她也不换,就穿着这条裤子照样上班。小李委婉地跟她说了几次,张桂兰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她丝毫也没意识到这是什么毛病,她在农村时在田里插秧,经常有时候例假突然就来了,她也照样插秧不误,月月都来的事,哪那么多穷讲究!小李是城里孩子职工子弟,渐渐地,就嫌弃张桂兰了,觉得双方差异很大,将来结了婚肯定也不幸福,天天得吵架!小李就下了决心要跟张桂兰吹,有一天就正式跟张桂兰提了出来,说:“我们以后还是做个好同志吧。”张桂兰一听,如雷轰顶,天都要塌了似地,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

张桂兰哭了一天一夜后从床上爬起来,到单位领导那里把小李告了,哭着说:李朴不是人!都已经和她亲嘴了,还摸了她的奶子,现在又不要她了!单位领导一听就火了:还有这种事?!这个李朴,简直是想让单位把他开除哩!人家一个姑娘,你都已经和她亲嘴了,还摸过奶子,你又不不要人家了,简直是耍流氓嘛!

单位领导马上把小李的父亲李师傅找来,通告了他这件事,然后严肃地说:你儿子你要好好管哩!你要管不了,共产党就要管了,那就是要办他的问题!工人阶级的队伍出现这种子弟,太不像话!李师傅羞愧地老泪纵横,马上就去找儿子,对小李连踢带打,逼着儿子和张桂兰和好。小李梗着脖子不答应,说:开除就开除!你打死我我也不和她好了!我不能凑合着找个老婆毁了我一辈子的幸福!李师傅没有办法,又去找领导,恳求领导先不要开除小李,再帮助帮助他,再挽救挽救他。

单位领导们经过商量后,这时候就把小张找来了,对小张说:给你一个任务。你和李朴住一个宿舍,关系不错,你是复转军人,又是党员,你要好好帮助李朴挽救李朴哩!不能让他在这错误的路上一直滑下去。小张说:“行!我一定好好帮助他转变思想!”

晚上,小张就和小李谈话。小张说:“李朴你他妈的是咋回事呀?你都已经和张桂兰亲嘴了,我今天才知道你还摸过人家张桂兰的奶子,领导不跟我说我还不知道哩,你又不不要人家了,你咋回事呀你?你他妈不

像话！”

小李嘟嘟囔囔地说：“我也没办法。谈着谈着，发现两个人不合适了嘛。”

小张说：“那你早干什么来着？不合适你还亲人家？！现在全单位的人都知道张桂兰已经让你亲过摸过了，人家一个姑娘，你让人家以后怎么再谈对象？怎么再嫁人？！你不是毁人家嘛你！”

小李自觉理亏，不吭声了。沉默了一会儿，小李不甘心地说：“可是，我不爱她，我不爱她你们还要让我继续和她好、和她结婚，你，你，你们这不是毁我吗？！”

小张斩钉截铁地说：“那没办法！你既然已经做了你就得跟人家好，就得对人家姑娘负责！我跟你讲，一个人，这一辈子，最要紧的，就是男女作风问题上不能犯错误！一定要严肃，啥时候都不能乱搞！我在部队见的多了，好些个人，工作也不错，什么都不错，各方面都不错，一犯男女作风问题，完了，这个人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入党、提干，你要想再进步，那是门儿都没有，而且谁都瞧不起你了，觉得你是个下三烂！”

小李让小张说的也颤动了，但是他仍然有些不甘心，他瞧着小张有些不服地说：“那你自己呢？你和刘宜梅怎么办？你不是也想和刘宜梅吹吗？”

小张让小李说的有点语塞了。小张也谈了个对象，是别人介绍的，叫刘宜梅，百货大楼的营业员。小张也亲过刘宜梅了，亲过之后回来也跟好朋友小李说过，说他今天把刘宜梅给亲了，还奇怪地问小李：怎么你亲张桂兰时那么激动我咋就没那种感觉呢？小张说他当时感觉就跟亲自己的手背也差不多。他没亲之前还想象着男人第一次亲女人会是怎样的热血沸腾哩！小张亲刘宜梅时不激动，原因是他原先想象的期望值太高，实际接触时就觉得平淡了；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刘宜梅太激动。小张第一次亲刘宜梅，刘宜梅就昏死了过去，脸色赤红地像泼了鸡血，以后好多次都是这样，搞的小张手忙脚乱紧张万分；再有什么欲望也给搞没有了。后来小张才知道刘宜梅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还较为严重，一过于激动就会昏死过去，医学俗语叫“情绪性休克”。小张问过医生，还特

别知道了有这种病的人不能生孩子。小张就无限懊悔了,去问介绍人,看这事怎么办?介绍人也很内疚,说他事先也不知道刘宜梅有这个病,挺对不住小张。介绍人让小张自己看着办,说如果小张想和刘宜梅吹,亲戚朋友、包括单位领导,也都能理解。后来单位领导也知道了这件事,也说让小张自己决定。有了介绍人和领导的态度,小张就下了决心要和刘宜梅吹。他拐弯抹角委婉地向刘宜梅提出来的时候,刘宜梅却反而不很激动,完全没有小李提出要和张桂兰吹张桂兰那样的大哭大闹,刘宜梅说她不怪小张,只怪她自己身体天生不好。但是刘宜梅紧接着就哭了,哭的无限伤心。刘宜梅说她以后再不会谈对象找男人了!说她和小张处了这一段,开始觉得很幸福,结果却是这样,她觉得一切都没意思了,她决定出家当尼姑去,青灯佛寺,晨钟暮鼓,了此一生。刘宜梅说得凄凄惨惨,弄的小张左右为难。

小李见小张让他说的不吭声了,就有些得意,反过来开始开导小张,说:“小张,哥儿们,所以说爱情是不能勉强的,勉强的爱情是不幸福的!咱俩都是凡人,还硬撑着个什么劲儿呀,该吹就下决心吹,吹了再找合适的呗!你说是不是?”

小张瞪着小李看了好半天,说:“你等着看吧!”

几天以后,小张就在单位宣布要和刘宜梅结婚,请单位的同志们都来参加他的婚礼。小李得知之后都傻了。在婚礼上,小张和刘宜梅双方单位的人都以有些敬佩的眼光看着小张,觉得小张这个人挺高尚的。尤其是刘宜梅她们百货大楼的领导甚至都有些激动了,以证婚人的身份讲话,说:小张同志不愧为是部队培养出来的好战士,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说得小张他们单位的领导满面春风,觉得小张为单位争了光,也连连说:小张不错!小张不错!……小张让表扬得满脸幸福地通红,心里乐滋滋的,觉得和刘宜梅结婚,值!不能生孩子就不能生孩子,以后想要小孩,就想办法抱养一个,也不是多大的问题!

进入洞房,小张才发现有问题要严重得多。刘宜梅的病不光是不能生孩子,而且还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当小张把自己浑身上下洗干净了,亢奋地去解刘宜梅衣服的时候,却遭到了刘宜梅的拼死抵抗。刘宜

梅一边抵抗，一边央告小张罢手，说她不能做这种事，是医生说的！小张很激动，手都发抖了，顾不上理智地去想什么，他一边嘟嘟囔囔地说你别信医生的，医生讲的好多话都是放狗屁，譬如医生说不能抽烟抽烟要得癌，但好多医生自己就抽烟，毛主席抽了一辈子的烟最后也不是得癌死的，所以说医生的话不能全信……他一边蛮强地继续解刘宜梅的衣服，他如果不解下来这一夜就过不去！最后刘宜梅不抵抗了，绝望地看着小张，说：“你硬要来，那我只有死，你来吧。”说罢把眼睛一闭，躺在床上不再动了，任小张随便动作，那样子就像是刘胡兰准备英勇就义。小张则就像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他看着刘宜梅，觉得自己就像个杀人犯，心里顿时什么欲望都没有了，只想赶快吃几粒核桃。他心里一难受就想吃核桃压压从胃里翻上来的恶心。

小李在小张行为的感召下，很快也和张桂兰结婚了。小李和张桂兰倒是能过夫妻生活，张桂兰的心脏很好。但张桂兰很快就让小李再碰她了，因为小李往往刚从张桂兰身上爬起来，瞬间膨胀的热度刚刚冷却下去，他就看着张桂兰不舒服了。张桂兰不讲卫生他看不惯，张桂兰穿衣打扮他看不惯，家里来了客人张桂兰待人接物他看不惯，譬如张桂兰给客人倒茶，她往杯子里放茶叶，实诚地拿手一抓就是一大把，不像是请人喝茶倒像是让人吃青菜，让客人怎么喝？……最后发展到张桂兰在小李的眼里，张桂兰本身长的就像一个错误！小李天天数落张桂兰，说张桂兰你头发就不能像别的女同志一样每天好好地梳一梳？你每天就是用五根指头在头上拢巴拢巴就算完事，你不知道单位里的人在背后都叫你“放牛的孩子王二小”吗？或者说张桂兰你吃饭就不能慢一点？你吃饭简直就是拿盆直接往嘴里倒！这又不是你们农村赶紧吃完了饭要下地割麦！再或者说张桂兰你放茶叶不能适当一点？俗话说酒要满，茶要半，你们农村人没喝过茶呀？诸如此类。张桂兰再老实也是有自尊心的，开始小李数落她时她就嚶嚶地哭，后来就开始和小李吵。女人只要一撕开了脸开始和男人吵架，那就是越吵越泼，张桂兰渐渐就成了一个泼悍的女人。张桂兰反过来骂小李，说：我就是农民！农民咋了？农民就是贫下中农，贫下中农阶级感情最朴实，最实在，不像你们城里人，一